

學術發表質與量問題之我思

鍾淑敏*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邀請我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中，發表關於學術發表的質與量問題的看法後，讓我一時陷入忐忑不安與困惑狀態。自己果真能提供什麼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嗎？即使在面對鍵盤打字的現在。

回顧 1996 年進入中央研究院後，由於生產力不高，論文發表數一直處於全所の後段班，直到 2015 年在《臺灣史研究》上刊登〈戰前臺灣人英屬北婆羅洲移民史〉後，似乎才展現具有新意的研究；2017 年〈二戰時期臺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被選為中研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時，研究總算受到肯定。2020 年好不容易出版了專書《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然後意外的獲得科技部（現為國科會）110 年傑出研究獎。這樣漫長的歷程實在無足誇耀，有什麼值得與後進分享，提供後來者參考呢？

回顧近三十年的研究生涯，儘管論文生產數量敬陪末座，可以無愧於心的是沒有怠忽職守，放棄研究工作。但是，在研究突破之前，工作單位絕不容許個人以醞釀大問題為名而在論文交白卷，於是其間我進行了日治時期對岸政策與南進政策、總督府官僚與殖民統治、殖民與再殖民、在臺日人與戰後臺日關係、俘虜收容所、戰俘與戰犯等研究。這些議題看似不同，但是對我而言卻是互有關聯，並且慢慢的拓展、縝密了自己對於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的相關研究。透過上述研究經驗的累積，也逐漸對於課題的選擇與發展性的評估，有了若干心得。

首先要強調的是歷史學是實證科學，是建基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依據史料對過去發生之事的研究，是與史料／文本不斷對話的過程。它不是天馬行空的冥想或推論，而必須言而有據。這樣的學科特色，提醒我們如何發掘、運用史料的重要性。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不斷的與史料對話

史料、文本需要仔細閱讀，不能去脈絡化。中國經濟史學者濱下武志教授自身參與了具備全球性特色的海關資料之數位化與建置數位平臺的工作，但他也提醒研究者利用具便利性的資料庫同時，要注意「這些資料可能脫離了原來的歷史脈絡」。濱下教授以自身研讀匯豐銀行史料的經驗說：即使耗費多年仔細閱讀所有的資料，也很難說完全掌握了事實真相，因此，他提醒資料庫雖然便於查詢，但更要注意史料的脈絡，以免斷章取義。歷史地理學者施添福教授，對於史料也有獨到的看法，他指出「提出不同觀點，展現不同視野，就會出現不同的史料。史料可以永續經營，舊史料也可以具有新意。」誠為研究經驗豐富、卓然有成的研究者的重要提醒。我曾經聽施教授提到他掌握每一筆地籍資料的人、地關係，從而切入研究的經驗分享，提示了史料可以永續經營、舊史料也可具有新意的可能性。我自己也有面對史料從無知無感到豁然開朗的經驗，例如最初在《臺灣日日新報》看到從「蘭印」(荷屬東印度)「引揚」(撤離)的報導時，完全不瞭解資料的意涵，一直到多年以後撰寫《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時，那些片段的紀錄才變得鮮明而有意義，因為此時資料不再是平面的報導，早已化身為活生生的生命經驗。

史料必須精讀，而「讀書識字」是歷史學研究上必要而不可或缺的訓練，可惜在我們目前的養成教育中，似乎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史料的閱讀訓練不限於外文，即便是以漢字書寫的資料，仍可能難如天書，沒有經過一定的訓練，難以正確解讀。詮釋史料固然重要，精確掌握則是基礎。正確的解讀史料以建構史實，有時也可能是關鍵性突破的重要基石。

二、由量到質

進入一個領域，必得需要長期浸淫其間。學問的累積需要時間，除了投入時間外，別無捷徑可言。但是在提出結論的過程中，有一些新的小發現，便可先完成一篇小論文。投稿的作用是幫助自己整理問題，有機會獲得他人建設性的意見，特別是有幸遇到專門、願意多提點的審查人時，不但能修正自己的錯誤，開拓自己的視野，更能幫助作者重新思考議題提出的意義。當然，在撰寫小論文時，如果能從中延伸出更大的議題時，以「量」的積累來幫助「質」的提升，或可說是最佳狀況。不過，有時候「量」的增加不見得帶來「質」的提升，也可能只是幾篇研究方法、內容相近的作品的複製，歸根究柢，最重要的原因

可能在於是否具有深刻的問題意識，究竟透過部分的研究，想表達的終極關懷是什麼？如果缺乏更深沉的問題意識與關懷，的確會有複製以提高論文生產量的疑慮。

三、拓展研究視角

雖說研究成果的累積除了投入時間外別無捷徑，但是如何獲得更好的研究成果，還是有幾個有益的作法。首先要多與人討論，有道是「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討論可以幫助自己整理思緒，多參加討論會有助於擴大視野，勿故步自封，尤其在研究初期絕對不要先自我設限。我看過不少研究生，在剛踏上研究之路時，似乎便先將自己侷限於某個時代、某個領域，而將踏出自己的「舒適圈」當作是浪費時間，對此我深深不以為然。因為從學術史的脈絡而言，新的研究觀點和研究課題會不斷被提出，謙虛的讓自己保持可以隨時吸收新知的狀態，才能不斷突破舊有窠臼。當然，學科各有門檻，跨學科是另一層次的問題，我想提醒的是擴大接觸範圍，才能拓展研究視角。

四、心有餘裕

本文一再強調，做研究須要投入時間、精力，畢竟學問原本即是「貴族」的工作，沒有時間與精神的餘裕，很難真正深入課題。但是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事，近來似乎也不見得成為前提，為了各種理由超過負荷、窮於應付的現象到處可見。研究者為了增加知識生產，運用各種工具提高產量或許也是一個選項。近來成為話題的 AI 生成軟體逐漸被多方運用，人與人工智慧的競賽中，人在不少領域逐漸落敗。試想如讓 AI 依據人腦認知學習、生產的模式進行研究，在 AI 的學習能力較人腦更快、更精準的狀態下，有朝一日將史料、分析與詮釋觀點等全輸入 AI 時，人類的成果是否將為 AI 所取代？或者 AI 可以成為提高知識生產的利器？想到這個可怕的將來，建議還是儘快潛心下來，讓人腦發揮作用吧！

綜上所述，在研究發表上，量與質並非絕對對立的問題，它可以是漸進性的，也可以因應課題而有所差異，最重要的是研究態度，讓自己心有餘裕的沉靜、沉思，擴大研究視野，不斷的與史料對話，我認為這才是研究的王道。

參考文獻

- 朱瑪瓏訪問、袁經緯記錄（2023）。〈專訪濱下武志教授〉，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明清研究通訊》，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625（檢索日期：2023年5月12日）。
- 吳佩謹、倪孟安、劉威志整理報導（2023）。〈專訪施添福教授〉，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明清研究通訊》，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129（檢索日期：2023年5月12日）。